



未名

題下小注接題字
心必留字似似此

新刊話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趙果

書一十二首

與太學諸生喜詣關留陽城司業書

新史陽城
傳城字亢

宗德宗召為諫議大夫初城未起措紳想見風

采既興草莽震諫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城聞得

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居位

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

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使

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

上疏極論延齡罪且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
白麻壞之哭於庭延齡不相城力也坐是下遷
國子司業有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
城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
出為道州刺史更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
謹等二百人頓首關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

蕃等書云云即此書也蕃等守闕下數日為吏
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觀傳所載
書之所言可見公勉勵諸生之意也
公作集賢正字在正元十四年云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
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
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
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
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
僕得觀之盖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
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

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
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執事冀少見採
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
聞之於抱關而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
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
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

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李元禮
李膺也
膺本傳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
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
禮嵇叔夜嵇康也以鍾會之譖將刑僕謂訖千百年不
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

可觀聞乃今日聞而觀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上音下

音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

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會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

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

評罵有司者評蘇內切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

僕聞之恂駭怛悸恂許拱切怛當割切悸其季切良痛其遊聖人之門

而衆為是嗜嗜也嗜徒合切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

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

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刺盧達切豈

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

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漸子廉切漬疾智切夫如是服聖

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

之德能并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

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

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

譏曾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孔子

曰歸鯀歸鯀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荀子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孟

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寇至則先

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

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盡心下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
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曰若是乎從者彼一聖
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歟曰殆非也

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
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
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
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
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
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
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音勗

旭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宗元白

荅韋中立書

中立史無傳新史年表唐州刺史
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師好學
之意公荅以數千言盡以平生為文真訣告之
必當時佳士也其曰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
取又曰余居南中九年此書元和八年永作
集又有送韋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高行愿
而不錄于有司
當在此書後作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去欲相師僕道不薦業甚淺近
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
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
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况敢為

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
 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
 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
 而為師世果羣恠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
 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
 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三年
 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
 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

此挈字

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
 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
 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名
 聞取怨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
 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呬吾耳騷吾心
 交切呬音佛 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
 騷蘇曾切 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
 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
 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

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憮音武

然為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怫音曰何預我耶

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

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

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

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

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

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

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

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

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後直見愛

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

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音朗大務采色夸

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

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

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掉徒懼其剽而不

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

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

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求

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集有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即公瑾也序所謂從計京師受兩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與書所謂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之意同書當在序之前正元十七八年尉藍田時作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

為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于王周公之徒是也薦于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于有司而專其

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况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僂笑矧僕之齷齪者哉齷音握齪測角切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克雅素不敢告憊蒲拜

切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氏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俛俛於下列俛

良切無見貌又音振記曰治國咕咕於末位協他偃仰而無禮猶瞽者之無相俵俵然協切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蓋譽知揚善聖人不非况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荅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

師友箴荅韋中立書皆見于集荅中立書意大抵皆避為師之名而不欲當者故二書皆與荅韋中立書言之可以互見集有送嚴公賦下第序厚輿豈即公賦耶韋中立書荅於元和八年

則此書又在後云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荅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屈已為弟子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且未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寔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

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宗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嗔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音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袁君集不復他見其避師名之意與前二

書同其曰往在京師後學到門日或數十人可見其作書時在永興前二書時相後云

唐柳先生文集

字疑此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僕門
 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
 甚之甚導記切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
 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
 以為不足為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
 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荅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
 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覲固竒秀才及見兩文
 愈益竒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
 已畢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牙鄉於

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
 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
 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
 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
 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
 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
 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慤然爾久則蔚然爾
 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
 殍死殍彼表切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

計未必過此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退之之書不見於集而其

畧粗見於此深可惜者韋珩夏卿之姪正卿之
子厚謂馬遷與退之固相上下而揚雄不若退
之其相推遜亦至矣據書云足下封示退之書
此當與公典退之論史事書相後先元
和八年間也集又有寄珩詩在別卷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

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有一

可知固相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

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

未作耳決作之加恢竒至他文過雄遠甚雄文遣言措

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肆寓意有所作一作猖狂

恣肆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彼好

獎人善以為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尔慊音歎恨也足

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

穿穴古今一作牢寵後來無能和而僕雅駮語駮切卒無所為

但赳赳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

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

以固當丁浪切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固甚少知已如

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不宣宗元頓首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廖生書欲求公為序故其端見於此公既評之

故集有詩人廖有方序見別卷有曰廖生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即書所謂觀秀才勤懇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其意同雖不見其作之時日書云自遭斥逐禁錮皆在永州作也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卒謂僕垢汙重

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為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

蕭生不詳其何許人據書云始者負戴經籍退

託野廬不意足下曲見記憶此并非謫永州後文未為藍田尉時作

唐柳先生文集

亂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野廬塊守蒙陋坐
 自擁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許既以高文開其
 知思二字並去聲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
 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鐘城銘
 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嘗赧然報乃版切羞其僭踰今覽足下
 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
 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
 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用忖度不
 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芸其蕪穢甚非

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

黯一本作翦翦史集皆無見黯新史有傳崔寧之子後擢進士第書云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弃朽廢者之意亦當是永州時作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
 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
 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
 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
 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道密以
 為能道音首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

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
 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
 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
 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
 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弃朽廢者
 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
 早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慰 慰 砭悲廉切又陂 卒
 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湏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
 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

痲何加切中子之內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

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
 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嚼土炭嗜
 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
 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
 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
 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
 醫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
 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嚼嗜者

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吳秀才不詳其名字非武陵也書言秀才在叔

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新豈吳生者隨柳公綽在湖南耶計其時則元和七年間也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荷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

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間疎之患乎還
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

溫夫集無他見書曰來柳州見刺史即周孔之公時已謫於柳也其曰道連而謁于潮之二邦連謂劉夢得潮謂韓退之也嘗以年考之元和十年公自永召至京尋復謫刺柳州劉夢得亦同時改連州至元和十四年退之亦以罪謫潮州溫夫來柳時夢得退之當皆在二邦故書及之也此書必四年春作云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

而來徵不肯相見作首一日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
 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未甚諭安敢
 懸斷是且非耶書投吾必回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
 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投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
 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
 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
 而謁于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
 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曾中擾
 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能自彫斲引筆行墨快

意累累倫追切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
 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
 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
 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
 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庾杲子言藿燭鵠卯者吾取焉道
 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
 或為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
 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將道連而謁於潮
 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兒疑然疑類類丈

夫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克之爾
謹克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
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其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

新史李夷簡傳元和十三年召為御

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書當在是時柳作州作

月日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拜
獻書于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難而墜千仞之下
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

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曠太息曠音賓恨視也良

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

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綆古杏切汲井繩也徐而過焉其力足

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回不能力則其人

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不逮

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斃音弊不復望

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

陷乎大阨窮躓殞墜躓職利切殞羽敏切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

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曠者俱不乏焉然猶

仰首伸吭張目而視

吭下浪切咽也

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

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及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

居相位宗元實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

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

惟心動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

之久矣繁言蔓詞祇益為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

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

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

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

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新刊詒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新刊詒訓唐柳先生文集卷三十五

○啓八首

○上趙宗儒尚書啓

舊題云上廣州趙宗儒尚書啓以新史考之宗儒元和初
 檢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年遷至檢校吏部尚書荆南節度使歷山南西道河中二鎮拜
 御史大夫改吏部尚書未嘗為廣州然公送趙大秀才序亦云尚書由交廣為荆州必有所據
 也啓云已逾歲月即元和一二年間作

朱衣

題下小注據
題字必為句
宜小似此

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沉竄俟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

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

空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黨與

進退投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古雅切哀荒窮

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音望况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

繼饘諸切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伏以

尚書德量宏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

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悽音婁

叩顙南望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

烈尚難况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

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高議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

人之中獨有望於閭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

大賢匍匐之仁匍扶蒲切 匐蒲墨切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

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新史武元衡傳 憲宗即位蜀新

定高崇文為節度不知吏部帝難其代詔元衡 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為劍南

西川節度使八年至自西川啟云伏 匿嶺下于今七年元和六年作也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

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

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忘於罇俎之際以求心於

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宏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

垢汙先賜榮視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

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

秦穆公伐鄭使百里奚子孟明視將兵至滑孟明日鄭有備臣

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人興師敗孟明于穀及三年孟明帥師伐晉報穀之役戰于彭衙孟明敗績繆公猶用

孟明增修國政次年孟明伐晉繆公遂霸西戎

責曹沫於一舉

曹沫事魯莊公為將與齊戰三

敗北莊公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遂割魯侵地曹沫三

戰所亡地盡沒與魯沫音亡葛切左氏穀梁作曹劇俾折脅臏脚之倫

刑也得自拂飾以期効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

廣覽弃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孱音鉏切無以克堪祇受

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炯音古切拜伏無路不

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啓

新史夷簡傳元和初以檢校禮部尚

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啓云襄州即此時也此時公在永州前卷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蓋元和

十三年夷簡為相公再謫柳時作

某啓當州負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

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流涕浪音郎慶幸之深出自望

外伏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

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

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躡音聶譬之涉蓬瀛海中有三神山曰蓬

當州改襄州

萊方大瀛州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名閩峯巔一角正西北名元圓臺一角正東

名崑崙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

所乘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歔歔

上音虛下音希書詠霄興願為廝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焉

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焉

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輕黷威嚴倍增戰

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宗儒履歷具注前啓作之時日當先後云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

以間
擬左傳

顧繼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問執直

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臺堂馬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

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

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為見

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

部以清議自任辯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况

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

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問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

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竒寶之有

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
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
輕贖陳賀不勝戰越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公集中有邕州李
中丞墓誌或謂即

域然墓誌參以年表則非域也乃宗室子名位
已詳見誌中則此自有域者亦以中丞為邕州

耳陸卓不

見于傳

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為功所以振
宣幽光激勵頽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
官試右衛胄曹叅軍陸卓生稟清操長吏隸理累仕所隸

空一字
隸

必獲休聲再舉府喪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
留後擅樹亮徒構災扇禍其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為已
用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強暴以寧師人既而不
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
未錄伏承閣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
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
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
獎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
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贖威嚴

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

此非前啓李中丞乃以下湖南李中丞

丞也集凡有湖南李中丞啓三此卷有其二後卷有其一公在永州正隸湖南道故云凡在巡屬蓋其所部明矣集有崔簡權厝誌自連州移永州刺史未至永而連之人想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于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以此觀之連帥即李中丞也但求之傳記俱不得其名耳誌又云夫人河東柳氏與啓所謂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意亦公之親屬云耳簡卒在元和七年正月書又當前云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勅刺史崔簡以前任職罪決一百長流驩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

有脫字

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于中威懷並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噢咻之德噢威遇切咻吁尤切凡在巡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音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名為贓賄卒無儲蓄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久沐恩造至於

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祇承人沈澹
奉啓陳謝下情輕黷

上湖南李中丞于廩食啓

即前啓李中丞也公
謫在永故以廩食告

之又在
前書之前也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
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
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嘗高其志又讀孟
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
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

疑誤

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為非斷而言之則列子
獨任之士唯已一毛之為愛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愛之
士唯利萬物之為謀故當而不辭命今宗元處則無列
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
而不慙斯固為貪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
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避之
何也以為士則黜辱為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為工無
貨不可以為商抱大罪處窮徼音叫以當惡歲而無廩食
又不自列於閭下則非所以示君子之意也伏惟覽子

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手于他邦重為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公盧出遵其內弟也集有序送遵游桂州

在元和四年當與此書同時遵即韓昌黎所謂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

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即其人也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槩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

于
批語

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顯賴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評如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瀆閭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槩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閭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為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孝仁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於鬼神為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于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

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今乃凋喪淪落
莫有遠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獨內弟盧遵其行類
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聞
於閤下者無忤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弃逐枯槁故
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閤下之舉賢
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
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
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
謂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也其敢逃

文

大譴進退恐懼不知所裁謹啓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三十五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啟十三首

上權德輿補闕啟

公生於大歷八年至正元五年
舉進士年十七來京師後一年
 上此書於權補闕後三年即正元九年登第故
 此書舊本題注云年十八不誣矣權德輿史有
 傳初德宗聞其才召為太常博士改左補闕正
 元中知禮部貢舉直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
 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負史
 所載如此韓昌黎有燕河南府秀才詩有云昨
 間詔書下權公作邦楨文人得其職文道當大
 行以此觀之則德輿之在當時誠多士之龍門
 也公上書求馳聲
 成名之資基宜矣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爾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

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是以

造俊造之末跡厠牒計之下列造初救切厠初吏切賈藝求售聞

無善價賈音古間苦壁切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

携撫相示談笑見昵昵音質喔伊逡巡為達者嗤喔乙角切伊於

祇切迤七倫切嗤音蚩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

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諛廣文不炳耀實可鄙

而薄耶今鴛鴦充朝而獨於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叔

接儒墨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

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

裾名卿之門抵掌裁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慙汙達者之

視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為也復欲俛然惕息疊足榻翼

拜祈公侯之閭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榮

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為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

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

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矣瑣音鎖碌音祿孰謂其可進孰謂

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趨泥塗不曲促無以由

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

踴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

从易

有股字

一五

無倚宵不遑寐乃訪於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為人高言為人信力學拔文明儕稱確

拔音剡儕音切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衷燕石而履元圃

荀卿子曰宋人得燕石於梧桐臺歸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冠服以發寶革置千重

緹中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帶魚目而游

與瓦甕不殊十洲記崑崙山有元圃臺漲海

選盧諶贈劉琨詩序云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珠而報魚目也祇取諄耳曷子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

焉心之恭者禮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

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能言為建

瓊建紀偃切瓊音零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

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

名何足就矣庶為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

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

不敏以為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為色取象恭大

賢所飫依據切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

是以有今茲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

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啟新史年表崔同嘗為大理少卿崔銳嘗為大理

卿然皆不見於傳公此書蓋中博學宏詞時作其書謂向應此科其不知我者遂排逐而委之時正元十二年間也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濶千祀何為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雖或實力於文學勤勤懇懇於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見聞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

聯

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閤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沉塵仰晞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頰首絕望頰音俯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閤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閤下知其為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閤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矣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

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遇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鯢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其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時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

不加点

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以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務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為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為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

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
 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
 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
 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為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
 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
 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
 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謬
 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
 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過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

竊感荀瑩如實出已之德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
 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
 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
 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
 齊瑩音鶯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豫讓事知伯趙襄
 子以知伯頭為飲
 器豫讓乃變名姓為知伯報讎襄子面數豫讓曰子嘗
 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
 質事知伯又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中行氏以衆人
 遇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故中行氏以衆人
 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啟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
 已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啟

上裴晉公獻唐雅詩啟

詳見第一卷平淮夷雅注
雅有二一曰皇武為晉公

作二曰方城為
李翹作故也

宗元啟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於史官

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申甫申伯仲山甫也方召方叔召虎也

魏邴謀蕃辛趙致旱羗之績魏邴魏相丙吉也辛趙趙充國辛武賢同為破羗將

軍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

謀協一德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

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陽略不伐出功無與讓故天

下文軍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勲

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

潢音黃罄効雖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

疑猥

敢進獻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

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啟

上襄陽李愬僕射啟見上注愬既平淮右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東南東

道節度使封涼國公故曰襄陽李僕射唐分山南東道其鎮在襄陽西平王李晟也即愬之

云父

宗元啟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

故其詩曰江漢之潁音虎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

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

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夷淮夷克承於先西平王

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
 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
 著往往不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
 有輔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齎沫上
 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裨官里人
 採而歌之漢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裨官街談巷語
 道聽塗說者所造也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
 風俗故立裨官使稱說之師古曰裨音梯裨之
 稗國語為里人所命次注里宰也稗旁卦切不勝憤
 踴之至輕黷威重戰越交深謹啓

上楊州李吉甫相公啓

新史宰相表元和二年杜
 黃裳罷吉甫自中書舍人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九月罷
 為淮南節度使六年正月復為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此啟云上楊州李相公即元和四
 年公在永州吉甫節度淮南時也據吉甫傳德
 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
 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皆如啟所述云
 宗元啓始閣下為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闥者
 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廝役及閣下遭讒妬在外
 十餘年又不得効薄技於前以希一字褒貶公道之行
 也閣下乃始為贊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
 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荐仍因錮視日
 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

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常懷魂魄幽憤故敢
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
幸甚幸甚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
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
行用之武事則暴亂剪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
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
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
以廢錮濱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儻以一言而揚舉
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

干丞相大罪也寧為有聞而死不為無聞而生去就乖
野不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以前啓推之吉甫尚在淮南未再入相之時其

曰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者必五年六月也蓋呂溫自道州移衡州五年六月過永之衡至六年而溫已卒矣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

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杖撫羈縲沫以舍宏之仁忘其進
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
質性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

从西沐世

香常願採萼醫門莊子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國有瘳乎又良醫之門不棄眾疾

遂音掬溜蘭室如入芝蘭之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

者踴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莊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陳

其弊第之詞班叔皮王命論家致之煙霄分絕流眇今

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赭衣賈山傳赭衣當道顏師古

曰犯罪則衣赭衣龍門俯收於堦井莊子堦井之蛙伏於甃砌之崖堦若感切坎同藻

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

志若覲清明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

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瀟湘泰百越之俗傾心積念

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羣魑抽知切何

以報恩唯當結草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公與趙宗儒啟前後凡三此其一也以前

二啓之詞觀此又當在前云

宗元啓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聞其言曰今之為文莫

有居趙司勳右者自是恒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

其未就将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伸其

業類於嚮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

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

不從心

魁後三

改瘳

獻雜文十首儻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戰惶謹啓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啓

嚴東川礪也元和元年劉闢反自山南西道節度使

討闢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公作銘以紀其事其詳已注劍門銘礪在東川時元和四年也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劍門用兵之事最為天下唱首取其險固為我要衝王師得由其門而入傍佯布獲佯音羊獲胡故切布獲散也遂無留滯是

閣下之勲力宜著於萬祀而不已也宗元負罪俟命晷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念踴躍盛德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閣下是以晝夜怊怊不克自寧怊切許切今身雖敗弃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閣下之功烈所以為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劍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慚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

司空嚴綬也新史有傳自刑部員外郎為

河東司馬此啟故云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
太原明年以檢校刑部尚書使楊惠琳劉闢平
進司空拜石僕射出為荆南節度使元和七年
吳元濟叛綬尚在荆南此書當作於七八年間

公尚在
永州云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宗元獲於
天長專用候謁伏蒙叙以世舊許造門闌自後司空累
膺寵榮位極公輔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南霄漢益高
泥塵永棄瞻仰遼絕陳露無由司空統臨舊荆控制南
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
憫憐孤賤將賜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鳴吠之能

猶希効用謹獻雜文七首伏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
幸無以加焉輕黷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啓

鄭相公綱也本傳
憲宗初拜平章事

繼出為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公嘗代為舉裴
中丞自代表又為奏百姓產三男狀時在元和
六七年則此啓
又當在前也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猥賜存問驚作悼懼交
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乏智能
復闕周慎一自得罪八年于今兢愧弔影追咎既往自
以終身沉廢無跡自明不意相國垂愍特記名姓守突

與者忽仰睇於白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祇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冒昧上黷無任踴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

即湖南李中丞與前卷二啓同其人也此啓云

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與前卷啓中之意同此元和五年間相先後作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

下以幸
下以二
下以左

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韋而編略成數卷伏念閭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為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為陋劣而自弃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為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污去就鄙野伏用兢惶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記啓

裴行立本傳嘗為桂管觀

察使故以桂州此記屬公作公自元和十年召至京師復謫為柳州其亭記云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又云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據史元和十二年冬蔡州平化

至嶺表皆在十二年則貽書以獻記當在十三年柳州作明矣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訾音紫伏以境之殊尤者

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

顧鄙陋使為之記伏受嚴命不敢齒讓退自揣度惕然

汗流累奉游宴竊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

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

踈蕪之累憊期廢事尤有戰慄憊與慄同謹修撰訖上獻退

自跼蹐跼音局蹐音脊不知所裁無任墮越惶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啓

尚書烏重裔也新史本傳元和初與吐突承璀縛盧從史

帳下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後徙鎮橫海

帝討淮蔡詔重裔以兵壓賊境割汝州隸其軍

此啓云進臨汝上控制東方又云威稜所加狂

狡已震莫大之績重復增崇蓋方以淮蔡之功

期之專當具筆札以揚大

功也時元和十年間云

宗元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勲烈兩河定亂三

城建功鼎彝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控制東方隱然

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

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踴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

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

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縑緗上音兼下音襄贊揚大

功垂之不朽瞻望霄漢慕戀交深冒黷威嚴伏增戰越

新刊詰訓唐柳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新刊詰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表慶賀三十首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

此為憲宗作也尊號上古所無有至唐高宗徇

武后之意稱天皇武后稱天后中宗從韋庶人之欲稱應天韋庶人稱順天至明皇開元二十年

二年遂有開元聖文神武之號自是遂加冊號代

肅宗即位之次年改元乾元正月遂加冊號代

宗即位之次年改元廣德七月羣臣遂上尊號

德宗即位之次年改元建中正月即上尊號至

憲宗立於永正元年八月禮部百官當復遵此議公是時尚作禮部員外郎故預作此表其曰未逾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俯及元正率土更欣於再造可見其即位方月餘已作此表也公是年九月即以王叔文黨黜為邵州刺史繼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三年憲宗方上尊號之時則

題下小字接題字不
又勿字似似此

公已在水無與於禮部也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誠獻尊號安敢為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華夏蠻貊巍巍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懼誠望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叶周文之孝德齊大禹之約身宏帝堯之法天過殷湯之解網未逾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俯及元正率土更欣於再造然神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率謂未盡善者以為帝德廣運而尊號猶闕郊廟備禮而祝嘏無詞嘏古雅切凡受福曰嘏

百兢懷華夏屬望臣謹按昔臯陶之頌舜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敷於當代以播於無窮夫豈飾哉率由事實帝王尊號蓋漸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列文時當太和尊號表德耳目所接簡牘斯存稽之於前典則如彼考之於聖朝又如此今龜筮習吉元正戒期當品物維新之時乃皇天大禮之日陛下郊天地饗宗祧音挑遷廟也陰陽協和動植交暢不建至尊之稱恐違列聖之心所以臣等冒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小謙讓之節安延企之情特詔名儒禮官百寮庶尹詳

^明故實議崇聖德則人望允厭神心獲安山川効靈光贊無疆之壽祝史陳言永彰不朽之功臣等蒙國寵榮備位班列無位懇望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懇請獻鴻名天意未從隕越無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按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湯曰吾自甚武曰自號曰武王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考皇帝之故實徵往聖之憲章允協禮經煥乎圖謀伏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讓約已謙尊參天

兩地之功為而有不_下安上理人之德置而不論至哉王言非羣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以為尊號者所以類上帝饗祖宗萬人所稱百蠻所仰表聖德於率土播天聲於無疆臣下請之之謂禮帝王承之之謂孝孝大於讓禮先於謙百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廢也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始元者一歲之首春者四時之首王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禮者立極之首今天地交泰俯臨元辰正始之美正當其運陛下確違群願固守謙冲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圖惴惴無措上冒嚴憲敢

逃厚責伏乞俯垂天聽察納微誠詔禮官議臣所請揆日推禮虔奉鴻休盡敬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無徵彷徨闕庭伏待斧鑕無任聳望之至

賀冊尊號表

古今集中皆題云禮部賀冊尊號表非也憲宗元和三年初加尊號睿聖

文武皇帝至元和十四年七月再上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公是時已為柳州刺史表疏贊尊號甚詳且云獲守蠻荒遠承大典可見在柳州作非禮部表也

臣某伏奉月日制陛下應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惟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探天心下極人

欲中謝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

千載光被六幽蠱孽盡除

蠱音予孽音賊並食苗虫

福應皆集有首

有趾咸識太平勲臣增爵祿之榮戎士加賞延之寵片

善必錄微功盡昇獨惟聖暮事絕酬答萬國缺望

缺古穴切

又窺睡切怨望也

百功怨思是以啓元和之盛典延昊穹之景

祚理歷凝命寔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

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既

建鴻恩遂行歡呼遠匝於九圍滲漉普周於八裔

滲所禁切

漉音鹿慶超遂古美冠將來臣獲守蠻荒遠承大典潢汚

比陋河清幸遂於千年文選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注黃河千年一清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漢武帝元封元年用事華山登嵩更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無任慶賀屏營之至

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此為德宗作也下為耆老等請復尊號表

二首皆同蓋德宗建中改元上聖神文武之號至建中四年欲改明年元議更益大號時陸贄奏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帝從之尋改興元元年去聖神文武號大赦改元觀初表云日以興遂淹星歲耆老表云尊號未復一十九年自興元元年至正元十八年壬午恰一十九年此前後表當是時此

時作公時為藍田尉云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某等若干人詣臣陳狀辭意

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人心已鬱安可久違天意實勤諒難固拒撫狀感悅深契微誠臣某誠懇誠迫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盛德愈大而謙光益深元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缺望人庶恐深沐浴鴻澤者敢懷晷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愧懷憤萬方一心日日以興遂掩星歲况今地不受寶致百穀之豐穰天惟降衷呈眾瑞繁委污萊瘠鹵之地混火成火田草木蟲獸之微化為神貺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

而不從臣所大惑矧又兵戎永戢夷狄咸懷昭然長春
昭一作照樂以終日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踴躍不寧上奉
作照天恩跼蹐知懼跼音局蹐音脊頓顙闕下願復鴻名不謀而同
無期而至此皆上元幽贊以誘其衆列聖垂靈以悟其
意臣以為陛下當敬於斯旨不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
賞功與能舉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使臣子
之効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稱凡在覆載不
勝懇倒惶恐之至謹封耆老等狀奉表昧死陳請以聞
謹言

第二表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一作靈等言伏奉墨詔批臣
所請復尊號未蒙允許者捧對惶遽不知所裁天實命
之於臣何有臣等誠懇誠懼頓首頓首臣聞聖君以奉
天為心不以謙冲為德以順人為大不以崇讓為優今
陛下深拒天人之誠猶懷謙讓之道臣等愚惑未知所
歸且百祥存臻特表昊穹之睠音眷五穀蕃熟用彰后土
之勤億兆嗷嗷音齎籲天請命上下交應幽明同心舉而
違之臣所未識况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和陛下德達

上元以豐臣之衣食道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沐浴皇風二十餘載兒童感化鰥寡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謹呼遍野間里勉臣以不進不止妻子誓言臣以不遂不歸惟竭血誠退無面目便當墮首闕下終不徒還伏惟陛下照臣懇迫之情誠一作哀臣羸老之命臣等不勝嗚咽慚恨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並皆皆一無字發丹誠將貫白日請復徽號以光聖謬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

陳請備述微誠伏奉墨詔批荅未蒙允許者衆心尚阻天意未從懇迫逾深兢惶無措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每應朝宗之心而日月居高久稱照臨之位况復上承天命下覩人誠若然辭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百靈効職此聖之至也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德純被禮樂興行宸翰動於三光眷藻窮於六義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七德咸宣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黃龍皓兔甘露

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
 至靈也黎老班白伏守闕庭鰥嫠童幼嫠力之切謠歌
 道路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
 人雖陛下謙字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
 志難明微誠莫達對天彌懼履地益慚不任懇迫屏營
 之至伏願早建大號以稱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
 請以聞

為耆老等請復尊號表

並見上京兆府賀表注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一作靈等言臣伏以陛下尊

號未復一十九年盛德光大元化益被

一作盛德彌光大化益被加

以休徵咸集福應具臻至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

生長以時五穀盡登萬方皆稔神意人事正在於斯天

不可違時不可棄臣等誠懇誠迫頓首頓首臣聞恩深

必報德盛必崇以陛下九重之尊推崇無上以陛下四

海之大報効何施唯有尊名用光聖理闕然未復誰所

敢安臣心則微天意甚重伏惟皇帝陛下體昊穹以施

化虔上帝以至誠令即萬祥應期百神奉職飛走之物

皆已効靈草木之類咸能應聖天命降於上人誠發於

中此而可辭孰云有奉况復野多滯穗畝有餘糧足食

之慶充溢於京坻直飢切水中可居曰坻方言云坻場也梁宋間蚍蜉犂鼠之場謂坻俗作

垣阜財之謠歡呼於道路盡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

望既勤遐邇之心又迫况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

體髮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被元化而

益深望鴻名而未覩懇倒之至夙夜不寧謹詣光順門

昧死請復聖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內

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倒迫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禮部為文武百寮請政聽政表

此為順宗作也順宗實錄正元二十

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庚子百寮請聽政公是時為禮部郎官當順宗未免喪作也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莫高於善繼上

觀列聖旁考前王罔不俯就體文仰承大事嚴奉宗廟

慰安元元然後德教惟新邦家永固伏惟皇帝陛下寢

苫泣血苫失廉切草也居喪以為覆蓆號慕無時貫於神明動於天地

未臨庶政猶狗至誠凡在人臣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

旨俾陛下抑哀而聽政本朝乏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

非敢懼死輒布懇辭期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

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追遵顧命蹈履成

機
應玄木

中此而可辭孰云有奉况復野多滯穗畝有餘糧足食

之慶充溢於京坻

直飢切水中可居曰坻方言云坻場也梁宋間蚘蟥犂鼠之場謂坻俗作

垣阜財之謠歡呼於道路盡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

望既勤遐邇之心又迫况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

體髮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被元化而

益深望鴻名而未覩懇倒之至夙夜不寧謹詣光順門

昧死請復聖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內

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倒迫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禮部為文武百寮請政聽政表

此為順宗作也順宗是錄正元二十一

一年正月癸巳

小崩庚子百寮請聽政

公是時為禮部

官當順宗未免喪作也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

於至公大孝莫高於善繼上

觀列聖旁考前王罔

就體文仰承大事嚴奉宗廟

慰安元元然後德教

刑邦家永固伏惟皇帝陛下寢

苦泣血

苦失廉切草居喪以為

號慕無時貫於神明動於天地

未臨庶政猶狗至誠凡在人臣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

旨俾陛下抑哀而聽政本朝乏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

非敢懼死輒布懇辭期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

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追遵顧命蹈履成

概 應玄木

現恢王者華夏之望順上帝乃眷之懷臣等不勝哀迫誠懇之至

第二表

晏元獻本據文苑英華此表乃是林逢請聽政第三表別有子厚第二表今載於後

伏惟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執哀過毀上惟九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遺詔丁寧俾遵舊典今百辟卿士顯然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固陳誠請猶未允從內外憂惶莫知所出臣聞大孝之本繼志為難酌禮之情得中為貴是以哀迷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聖人所重知難繼也君子不為伏願少抑哀懷仰遵

理命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兆之心光祖業於無窮流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孰不悲戴

又此文苑英華所載子厚表也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舍已從物用身許天雖居達喪猶以事奪伏以大行皇帝道成鑄鼎仙等御龍萬姓長號九有顯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憂迨茲累日而孝思罔極尚輟乃懼之言庶政未釐頗闕如絲之命臣等嘗覽載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顧命歷代猶遵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西漢詔

音前王所奉

文帝將崩有遺詔以令天下

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

應期上用此法胥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
貴從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
黷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喪逾切聽理未
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為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
稷司牧蒸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
節蔑皇王之大猷固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為
念奪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第三表

伏以萬機至重遺旨難違再獻表章上塵旒宸精神徒
竭天意未迴內外遑遑人神企望臣聞王者之孝異於
匹夫禮不相沿道資適變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
不言遇有事之時則周王未葬而誓衆况今戎車猶駕
邊候多虞兩河之寇盜難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亂者思
理危者求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誠宜抑其至性以副
羣心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豈可寢苫啜泣庶
政闕然九廟之靈何報萬方之望何塞臣等職叅樞近
誠切邦家若陛下未忍臨軒尚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

不敢奉詔不勝哀迫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

此順宗即位之日公代一節鎮作也表云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即非公自作

又公自永正元年憲宗即位即出為邵州繼為永州司馬再復召貶柳州盡元和十四年而卒即無踐祚之事又憲宗本受內禪而表云欽承遺訓永保洪業不相應用知其順宗踐祚之時代藩臣作也

臣某言太子中舍嚴公弼至奉某月日勅書慰諭伏承陛下以某月日虔奉典冊允昇寶位凡在羣生孰不慶幸臣某誠懼誠忤頓首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出雷雨解而品物榮解下是以五行迭用木火更其位十葉

重光宗廟輔其德殷宗龔默再開成湯之業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體乾繼統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欽奉遺訓一作承永保鴻業過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邇之地覩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神胥悅草木皆春煦嫗生成煦以氣日不失覆載况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洎乎領鎮沐浴聖澤優游昌時不獲覩闕庭之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賀聖倍萬恒情

禮部賀改永貞元年表

此憲宗即位改元表也正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

位八月立皇太子為皇帝是為憲宗
及元永正公是時為禮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誥今月九日冊皇帝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以前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者實命方始聖歷用彰載宣臨照之明遂施渙汗之澤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重光下濟積慶旁行漢祖推奉教之尊文王遂無憂之志正名紀歷一作明表運行於萬方宥過輕刑流汪濊於四海濊一作穢歡呼抃蹈遐邇攸同臣某等親奉聖暮仰承大化踴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蹈

舞欣慶之至

禮部太上皇誥宜令皇帝即位賀表

太上皇順宗也本紀永正

元年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為皇帝自稱曰太上皇皇帝即憲宗也公在禮部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太上皇制命陛下即皇帝位光奉寶圖丕承鴻業溥天率土慶躍難勝臣某等誠喜誠抃頓首頓首臣聞皇建其極存諸大訓帝出於震著在易經繼明以照於四方重熙以臨於萬國動植品彙音永賴昭蘇山川鬼神咸用欣戴臣某等獲備班列親仰聖明踴躍之誠倍萬恒品無任抃躍喜慶之至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

順宗紀正元二十一年三月立廣陵郡王純為皇太子即

憲宗也初名淳改名純故表言改名某又云再錫嘉名也公在禮部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宜冊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天序有奉皇圖載寧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聞商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早建之義不唯立愛期在繼明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典顧茲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位尊義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今典作以長而立自符於慎擇必子之選遂合於至公邦本不搖王業彌

固此皆宗社垂祉啟佑皇心乾坤合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太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踊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慶抃感悅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

見上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冊禮云畢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者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抃躍臣某等誠喜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

典冊既備慶澤載流既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囹圄之知感進勲而嗣續增榮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嚴贊襄一作相之禮賜與有加旌孝悌以厚於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况行禮之日則屏翳收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臣等謬參著定倍百怕情無任歡慶踊躍之至

為王京兆皇帝即位禮畢賀表

王京兆權也新史順宗紀永正元年

二月以鴻臚卿王權為京兆尹至十一月貶為雅王傳此表是八月憲宗即位公為代作同下

下有代王京兆賀表凡五皆為王權作也

臣某等言臣聞大人繼明百神所以受職天子有道萬

國由是承風伏以皇帝陛下續聖垂休順時御極負宸

而會朝夷夏宸隱豈切踐祚而統和天人幽明感通遐

邇昭泰遂使祥光下燭嘉氣旁通周王謝流火之符周

武王也師渡孟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魯史愧雲書之典左傳僖

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食毛含齒懼抃無窮臣某等幸覩昌

時獲奉大慶踊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蹈舞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據集題注云永州蓋即憲宗即位之明年改元

大赦公到永之初與刺史韋君作也公在永州
凡十年凡歷刺史六人韋其姓者二焉而其名
不可考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永貞二年宜改元
和元年太陽既昇煦育資始霈澤斯降膏潤無遺霈普
盖切
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仁化旁流孝
理宏闡紀元示布和之令肆皆見恤人之心曠然滌瑕
得以遷善渙發大號申明舊章農有薄征市無彊價勲
勤是錄爵秩已班寵寧間於幽明澤必周於夷夏近甸
輕推酤之入遠人忘水旱之災既行慶於官寮亦推恩

於天屬諸生喜黌塾之廣庶老加絮帛之優量入所以
備凶興廉期於變俗爰褒有客尊賢之典惟新載奉素
王宗子之道斯在綸言一降庶政畢行懷生之倫感悅
無量臣某等守在遐遠親奉詔條踴躍之誠倍百恒品
無任感恩抃舞屏營之至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賀表

順宗紀永正元年八月
立皇太子為皇帝自稱

曰太上皇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今表所賀
即此也董氏冊太上德妃紀所不載公是時尚
在禮部云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詔良娣王氏冊太上皇后良媛

董氏冊太上皇德妃宜令所司備禮冊命者母儀有光
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克一作和於六宮臣
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對若天休奉
揚睿旨長秋既登其正位禴狄亦被於恩光奉養見三
朝之安周旋有四星之輔豈獨配乾稱大助日為明所
以表王化之源知孝悌之本冠映千古儀形四方臣某
等捧戴施行踊躍無地無任蹈舞欣喜之至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畢賀表

見上注

臣某等言今日日太上皇后冊禮云畢率土臣妾慶抃

無窮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太上皇后著虞
嬪之至德嗣周母之徽音表率六宮明彰萬國陛下
克修理本以暢化源神道知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
大豈惟婦順斯備陰禮用修足以播正始於王風一作國風
致時雍於帝典臣某等謬塵榮位獲覩盛儀踊躍之誠
倍百恒品一作萬

賀皇太子牋

永正元年立廣陵郡王為皇太子即
憲宗也牋云職在藩方公尚在南宮

代一藩
臣作

某言伏奉月日制書殿下祗膺茂典位副青宮温文光

三善之名繼照協重離之慶萬葉固本羣方宅心舍生
之徒孰不欣戴况某夙蒙期獎職在藩方權抃之誠倍
萬恒品

御史臺賀嘉禾表公正元二十年尚為監察御史至二十一年方遷禮部外郎當

是為御史時作

臣某言今日宰臣以幽州所進嘉禾圖各一軸示百
僚者伏以嘉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遐邇同風臣
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睿謀廣運神化
旁行植物知仁祥圖應聖靈岳不愆於贊祐燕谷用遂

於生成豐稔既均知朔南之被澤休嘉克叶見天地之

同和六穗慙稱於漢臣司馬相如封禪書尊一莖六穗於庖注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

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也異畝恥書於周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

作歸禾自中形外均慶同歡臣某謬職憲司獲覩休瑞

無任抃躍之至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正元二十一年為禮部貞外郎時作史不書

臣某等言伏見今日某日內出見劔南所進嘉禾圖及

陝州所進紫芝草示百寮者珍圖煥開瑞彩交映遐邇

偕至福應攸同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

陛下緝熙至道保合太和天惟發祥地不愛寶嘉禾擢
質靈草抽英獻於王庭唐叔慚同穎之異見上薦諸郊
廟班史謝連葉之奇漢書武帝紀甘泉宮生芝草九莖連葉乃作芝房之歌以薦郊廟
既呈疑疑之祥更覩煌煌之秀豐年斯著聖壽用彰飲
和之人懽抃無極臣某等優游至化披翫殊姿慶抃之
誠倍百恒情品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

據題云京兆正元十八年

問蓋田時作史不書

臣某言今日日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愔所進嘉

瓜圖及白兔兒一并出陳許等州觀察使上官說所進
許州連理棠樹圖示百察者惟天眷命是降百祥惟聖
欽承用膺多福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大和所
蒸至德斯應圖物獻瑞周於遠方神瓜合形式表綿綿
之慶異棠連質用彰燁燁之榮一作休燁筠輒切况金風發祥
白兔來擾告有秋之嘉應著成歲於神功雜還紛綸音還
沓如山斯委人盡登於壽域物咸暢於薰風况臣特感
深恩欣逢衆瑞踊躍之至倍萬恒情

禮部賀甘露表

已下四表皆題禮部公正元二十一年二月遷禮部員外郎掌尚書

踐奏時相
先後作

臣某言中使王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香
 樹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合明日示百寮
 甘露見降未止者元化升聞靈貺昭答必呈尤異之應
 以告天地之和臣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
 下均煦育之功敷滂漉之澤大和潛達闕瑞克彰發於
 天霄特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湛湛文減切詩
湛湛露斯匪
 陽不晞畏景轉炎更灑灑而未已穰級葉而珠璣積耀盈
怡
 器而冰玉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飴音怡
錫也然則零其

庭而著異

揚雄曰昔二帝三王國家殷富
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

紀於年以標

竒

漢宣帝時甘露降
於是紀其年

徒矜往辰孰並茲日况樹有丁香

之珍殿即延和之號所以著芳風之遠播期聖壽於無
 疆事絕古今慶傳遐邇適臣謀承渥澤獲覩殊祥抃躍之
 誠倍萬恒品

禮部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懼蓮子黃瓜等表

或注
云京

兆恐
非是

臣某言伏見令月日內出滄州所進白龍見圖又出西
 內定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合歡蓮子示百寮二十

三十又出鹽州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
和動植思協於殊祥遐邇畢呈其嘉應披圖按牒聖理
彰明臣誠懼誠慶頓首頓首伏以天地非遠睿感必通
疊瑞重祥累集宮禁池蓮表異靈兆非常敷彼青光徵
佛書而尤絕成其嘉實驗祥經而甚稀積慶旁流自中
徂外遂使龍騰白質乘秋果應於金行瓜合黃中表聖
更彰於土德遠通邊徼近出苑園合慶同歡周於億兆
况復邦畿之內雨霽必時宿麥大穰嘉穀滋茂和風孕
育靈氣陶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流升降成此
歲功惠彼羣生自為嘉瑞臣某深惟多幸獲遇斯時觀
靈貺之備臻知人和之溥洽無任慶抃躍蹈之至

禮部賀白鵠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鵠者霜毛皎潔玉羽鮮
明色實殊常性情馴狎臣聞聖王之德無所不至有感
則應無幽不通伏惟陛下恩霑動植仁洽飛翔故得茲
禽呈休効質伏以白者正色實表金方鵠以知來式彰
冠服用符歸化之兆克懼耀太平之階臣職忝禁垣獲
覩嘉瑞無任慶抃之至

禮部賀瓜表

臣某等今日內出浙東觀察使賈全所進越州山陰縣
 移風鄉百姓王獻朝園內產嘉瓜二實同蒂圖示百寮
 者寶祚惟新嘉瑞來應式彰聖德更表天心臣某等誠
 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庶類
 德馨上達神化旁行嘉瓜發祥來自侯服質惟同蒂見
 車書之永均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
 土歌王業之難大戴禮五月治瓜七月食瓜詩五色稱
 珍東陵詠嘉賓之會阮籍瓜詩五色曜朝日漢邵平故
 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

安城東瓜美未聞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某等遭逢聖
 世號東陵瓜

遇親仰珍圖抃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慶悅之至

為王京兆賀嘉蓮表王京兆曾見上賀皇帝即位表注王京兆權也永正元年

二月為京兆尹至十一月賤此下賀雨四表皆權為京兆尹公尚為禮部員外郎時作是年九月公出為邵州刺史十一月權亦罷去矣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內神龍寺前
 水渠內合歡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圖煥開異彩交
 映贊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歡臣某誠歡誠慶頓首
 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慶傳種德陶陰陽之粹

美孕造化之精英吉慶每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
是使雙華擢秀連蒂垂芳香激大王之風

宋玉風賦序
楚王游蘭臺

之宮風颯然而下乃曰此風寡人與庶人
共之耶宋玉奏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

影耀天泉之

水沈約宋書文帝永嘉二十
一年天泉池蓮同幹煥開宮沼旁映給園靈賦

應期天龍護聖寶歷竄超於小劫神功允洽於大千臣

某獲覩昇平濫居榮寵聞瑞應而稱慶仰績事而增歡

無任抃蹈喜躍之至

為王京兆賀雨表一見上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內無雨即

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密雲與

綸言繼發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

形滲漉每出於湛恩變化必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

御天之龍聖謨既宣遂洽漏泉之澤憲徒感
切霽音

隊雲黑
憲霽也霏微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野夫鼓舞知帝

力之元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動

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無任感悅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臣某言臣伏見今月二十四日時雨溥降伏以聖心積念天意遽迴移造化之元功革陰陽之常數臣某誠慶誠抃頓首頓首皇帝陛下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愆貶食齋戒至誠幽達又慮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宸衷特令賑貸睿謨潛運甘雨遂周布獲垂陰隨聖澤而俱遠滂沱積潤與恩波而共深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成必資於帝力進退何補於天工沐浴大和慙荷無極無任慶躍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宜即差官精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雲陰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為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早暎之虞已積憂勤之慮衆靈受職奮蔚且躋於南山蒼烏外切蔚音鬱百穀仰榮滂霈遂霑於東作睿謨朝降膏澤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一作方岳謂有山川也殷帝虛美於桑林湯既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剪爪髮自以為犧牲以祈於天雨乃大至豈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重元徧野同歡傾都相慶臣之

欣躍倍萬恒情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旨於諸靈跡處祈雨至三十日甘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發令而祥風已興致誠而元液旋被臣某誠欣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側身防患道邁周王盡力勤人功超夏后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澤油雲四合膏雨溥周農壤遂一於肥磽丘交切滲漉與境同盡霑於遐邇蒸黎詠德知必自於聖心草木欣榮如有

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

或亦以為代王京兆作然觀表言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

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親自於龍堂祈禱其日降雨又言臣以庸虛謬司垣翰必外州刺史所上在永州時代人作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親自於龍堂祈禱有靈禽羣翔自成行列如隨威鳳以翼龍舟其日降雨者中謝伏以時或憊陽歲之常候式當聖日無害豐年陛下敦本務農憂人憫雨宸慮

所至天心自通故得遂瑞鳥迎舟掩商羊之舞仙雲覆
水協從龍之徵初泛洒於上宮遂滂霈於率土自中徂
外皆荷生成雨公及私靡不碩茂殷后徒勤於自剪見
注周公空愧於舞雩周禮春官女巫巫職臣以庸虛謬司
垣翰有年之慶惟聖之功臣某不任云云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表二十六首

為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淄青李師道納之子

○○

元年師古卒師道遂為留後父子襲爵幾數十

載朝廷待之甚厚俄有反謀悖亂至不勝誅元

和十三年憲宗憤之乃詔削其官爵令宣武魏博

義成武寧橫海等五鎮之師分路進討於是李

愿鄭權韓宏李夷簡田宏正之徒轉戰必克十

四年二月遂為其將劉悟所擒斬首傳之京師

淄青等十二州由是悉平朝廷乃命戶部侍郎

楊於陵為宣撫使且使分其地於陵至則按圖

籍視土地遠近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

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此三道之所以分也

中丞裴公行立

時督桂州丞

小山巨接題言不此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蕩平褒功宥罪布告遐

邇者臣聞肅殺之後每至陽和雷霆既施必聞膏澤中

謝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叶坤元之翕闢百靈受職

六合從風阻兵怙亂者必就梟擒懷功抱義者無不甄

錄甄稽延切陶也激其效順特加旄節之榮寵以元功遂兼鼎

鉉之任鉉胡犬切鼎也戎行窮賞賚之重死事極褒卹之優劫

脅之役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夷受煦老疾加恩豐財

已復其征徭賜種更盈於種稔種音童稔音陸詩黍稷種稔嚴山川

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感周王推忠孝之

化漢帝慙愷悌之風太平之德斯為至盛一作太平之業既崇中興

之德斯至然則虞巡可復告成將慶於岱宗事見書謂泰山在兗州而兗屬

淄青也漢典方行講禮再榮於闕里後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還過魯幸闕

里以太牢祠孔子此謂淄青蓋昔魯國之地也臣謬膺重寄獲覩大和抃蹈之

誠倍萬恒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動地歡呼

若醉千鍾之酒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無任慶賀踊

躍之至

柳州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即日被觀察使牒李師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

帝德廣運唐命惟新靈暄廓清靈音埋又暮拜切說文風雨土也暄音翳陰風

也天地貞觀率土臣庶慶抃無涯中謝伏惟眷文聖武

皇帝陛下威使百神德消六沘音庚與沘同妖氣也天降寶運時

歸太平自克夏擒吳翦蜀平蔡殊類稽顙群疑草心唯

此兇妖尚聞悖慢庭議既得廟謀必滅旌旗燭耀於洪

河金鼓震驚於靈岳鄆城自潰寧同莒魯之爭左傳昭

季武子伐莒取鄆注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

伐此謂李師道初治鄆州城塹修守備而其將劉悟乃

與諸公卷旗東甲還入鄆州以求効順也齊地悉平無俟耿陳之戰武初興

是時長安政亂張步起琅邪五年帝乃遣耿弇率劉歆

陳俊二將軍討之戰於臨淄步衆大敗步乃斬蘇茂以

降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琅邪臨淄即青海二州之屬邑也五兵永戢七德

無虧含生比堯舜之仁率土陋成康之俗介丘霧息已

望翠華之來介丘度必淄青諸州之地選南都賦望翠華之歲難注翠華車蓋也沂水風

生更起舞雩之詠沂水屬沂州亦淄青十二州之一也千歲之統實在於

斯臣守在蠻荒獲承大慶抃蹈之至倍萬恒情晏本更

舜念克勤禹思受益無疆惟卹既聞致理之方靡不有初願獻持盈之誠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注見上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地豕之穴忽為樂郊氛沘之餘盡成和

氣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開寶歷復昇平之土宇
 拔妖孽之根源自西自東不違於指顧我疆我理咸得
 其區分山川備臨制之形道途適征徭之便俾侯既定
 賜履以寧異青兗之封爰從古制解曹衛之地實契雅
 謀雅一作新車甲永藏馬牛勿用俗被雍熙之化代知仁壽
 之期農事載盛於耨芟儒風重興於俎豆足使季札觀
 魯更陳南籥之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請
 觀周樂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
 有憾此謂魯地自是有禮之可觀也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賦詩烝民王
 命仲山甫
 城彼東方注東方齊也蓋去薄姑而遷於臨淄臨淄在上注臣揔戎遠地不獲陪賀

闕庭

云云

為韋侍郎賀布衣竇群除右拾遺表

竇群京兆金城人也

以處士客隱毗陵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并
 表其所著書報聞不召後夏卿入為吏部侍郎
 改京兆尹復言於德宗遂擢為左拾遺據群傳
 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蓋
 自大歷十四年己未至正元十四年戊寅德宗
 即位為二十年也公時為集賢殿正字作新舊
 史皆以擢群為左拾遺而諸
 本皆題右拾遺未知孰是

臣某伏見今日日制除布衣竇群右拾遺者臣聞直道
 之行四方嚮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中謝臣伏以竇群
 肥遯居貞包蒙養正學術精果操行堅明讚詠道真以

求其志臣頃守藩服特所委知及歸朝廷輒有聞薦庶
 逃竊位之責以塞曠官之尤豈謂天聽曲從瞽言無廢
 况諫諍之職政化是參擢於布衣久無其比周行慶抃
 林藪震驚晦迹寧慮於遺賢懷才盡思於展効臣以性
 本庸疎動無裨益唯思進拔以報恩榮區區懇誠實貫
 金石言而不廢微臣敢竊於薦雄漢左雄傳順帝新立
大臣懈怠朝多闕政
 雄教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
 公節上疏薦之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
 鄰聖政式光於尊隗史記燕昭王欲厚幣以招賢者謂
郭隗曰誠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
先王之恥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
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築宮而師事之士爭趨燕自
 群受命莫復面陳迫以疾病接於休假注心蓄念寤寐
 兢惶無任喜躍屏營之至

為樊左丞讓官表

左丞公名字及作之年月俱
 未詳然當在京師作附次正

元十五六
 年文章後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俯
 臨慙顏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魂搖戴巨鼇之山未如

恩重中謝臣聞尚書百揆翊亮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

樞陛下有南宮左轄晉昇孔坦諒直當時孔坦少方直
有雅望初為

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建議慷慨繼遷尚書左丞深為漢
 臺中之所敬憚年五十一卒追贈光祿勳謚曰簡諒

拜揚喬閑練故事

後漢楊喬桓帝時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帝甚愛之後以黨錮坐

獄賈彪等上疏曰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楊喬等文質彬彬明建國典陛下

乃委任近習專任饗饗宜以次解庶得百寮有憚於會府

諸侯取法於京師臣實諛才諛音篠禮記 謬登清貫握

蘭起草昔紊朝經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門內懷香握蘭趨走於丹墀

剖竹頒條近貽人瘼漢書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又武帝初置 備歷中外無聞聲彩

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詔瘼音莫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詔瘼音莫

版圖再緝貢賦未均於九州銅印更操威儀不檢於三

晉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比三百石侍郎中比三百石 次郎補缺豈

易其人聖主求才宜難此受竊謂旁求俊乂側訪瓌竒

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興化致理時無間言况安上

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儻蒙垂收紫綬俯矜丹

誠愚臣保陳力之言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覲冒覲他典切

惶悚之極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

進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

戶部王叔文也順宗實錄考之正元二十一年五

月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據叔文太夫人墓誌云戶部執事四旬有六日而夫人終於堂此表

當在五六月間作也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大方擇善而舉一作明主之要道况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誠寤寐深切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羽儀宏輔治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見新採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以有禮敏而甚文求之後來略無其比臣自任度支副使以諒為巡官未及薦聞至某月日荆南奏官勅下赴本道諒實國器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異他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臣緩蔽賢之

罰無任誠懇屏營之至

為王戶部陳情表

公嘗誌戶部侍郎王公太夫
人劉氏墓云正元二十一年
六月二十日終此表當在是時作蓋叔文本傳
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自稱親疾病以身
任國家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一
去此百謗至孰為吾助者左右竊語曰母死已
腐方留此將何為此表
即為叔文請急者也

臣某言臣母劉氏今月十三日忽患瘖一作暗風發動狀

候非常今雖自退猶甚虛憊都活切驚惶憂苦不知所圖

臣唯一身更無兄弟侍疾嘗藥難闕須臾伏乞聖恩停

臣所職今臣見在家扶持其官吏等並已發遣訖臣以

庸微持承顧遇拔自卑品委以劇司夙夜兢惶唯思答
 効至誠至懇天睠所知豈慮未効涓塵遽迫方寸以開
 塞重輕之務如焦勞憂灼之懷雖欲徇公無由枉志况
 忠孝同道臣子之心許國誠切於死生報親忍忘於顧
 復進退窮蹙昧死上陳候母劉氏疾疾小瘳冀微臣驚
 蹇再効無任惶懼懇倒鳴咽之至

一無候母劉氏疾疾小瘳冀微臣驚蹇再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

黃少卿據傳正元十年黃洞首領黃

少卿攻邕管等州經畧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討之德宗不許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無定

元和間曰黃承慶曰黃少度曰黃昌瓘皆迭起為患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與容管經畧使陽旻徵幸有功爭欲攻討議者以為不可而憲宗許之實元和十四年也表是時作惟新史行立傳謂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而資治通鑑則曰行立旻竟無功其抵牾如此韓文公嘗有論黃家賊事宜狀其別白利害甚明正罪裴陽二公之輕用其兵誠得之矣

臣某

云云

即日奉事官米蘭迴伏奉手詔

云云

者臣聞

膚草既平雖疥癬而必去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臣

某

中謝

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

上元底寧下土兇渠盡殄威武載揚蠢爾腥膻尚聞凌

暴靈旗斜指銅獸俯臨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嘉永清

之路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顏行躡伏波之舊規乘下瀨

之故事漢武帝征南越東甌有伏波樓船下瀨橫海之

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也

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音賴桂陽蒼梧皆隸嶺南

所謂黃賊正為盡瘁事國期畢命於戈矛不宿於家思

奮身於原野即以今日某時出師就道便披榛擐石摩

壘陷堅蕩清海隅永息邊徼音叫竊以才非充國敢自

贊於無踰漢神爵元年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

老臣志慕孟公庶追縱於不伐語孟之反不伐奔而殿

後也馬不進也注魯大夫孟之側與齊謬承重委寤寐

兢惶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為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次前

伏以某官器宇端方風姿詳雅謙虛內敏籌略共推前

佐湖南悉心匡佐後歷郡掾深負政聲惠愛在人奸邪

屏息勤勞已著幹蠱無倫今黃賊尚據荒陬大巢未覆

儻以某代某之任必能掃蕩氛祲廓清海濱竊惟斯人

雅堪厥職

進平淮夷雅表已見第

為崔中丞請朝覲表或以為崔能非是據能傳

長慶四年為嶺南節度使初不為臨桂而長慶初則子厚已死考之舊史憲宗元和五年以鄧州刺史崔泳為邕管經畧使八年十二月復自邕管移桂管表謂前在郎寧封章累上及移臨桂星紀屢周蓋郎寧即邕州公下卷又有代上中書門下狀云理戎典郡十有四年頃在邕州累陳誠懇即此謂也又云自領桂管又逾再周自八年十二月至十年是月即再周矣至十一年方以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則此表當在十一年作

臣歷刺三州連惣二府外任逾紀入覲無階就日望雲魂飛心注伏惟眷聖文武皇帝陛下覆載無私遐邇同致復昇平之故事繼前聖之高蹤中外踐更出入迭用臣以虛薄叨受恩榮徒竭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天

威咫尺誠寤寐而無違雲漢昭回固瞻仰而何及是以前在郎寧封章累上及移臨桂星紀屢周微衷尚隔於

戴盆史戴盆何積望徒懸於窺管莊子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葵

藿之誠彌切犬馬之戀逾深人欲天從於茲未驗下情

上達終莫不誣敢贖宸嚴罄陳丹懇伏乞賜臣除替許至闕庭厠蹈舞於群僚備班行於散地足趨中禁目覩

大明俾成九族之榮以盡百生之幸非敢竊國賓五獻之禮希康侯三接之恩一覲龍顏萬死為足覲音迪無任

懇迫激切之至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

公綽史有傳憲宗元和六年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

觀察使表謂忘其疎陋委以雄藩顧無綏馭之能謬忝澄清之寄當即是時作

肅恭休命晨夜趨程祇荷寵私不遑寢食以月日到所部上訖云云臣聞古之制爵祿者爵以居有德祿以養

有功臣本書生官不期達值某皇帝文明撫運大闡元猷搜采眾材幸忝甄錄歷踐中外星霜屢移曾無涓塵上谷鴻造忘其薄陋委以雄藩顧無綏馭之能謬忝澄清之寄將何以敷宣皇澤普諭天慈唯當察慝以為防視俗以為教蠲除細故務安黎獻庶幾清淨無擾以慰

遠人臣不勝忝冒荷恩之至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

愬本傳元和十二年愬以夜入蔡州擒吳元

有詔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然襄陽去嶺表遼絕而柳自柳州有為謝上表疑非公之文表謂幸賴先臣緒業累忝國恩蓋愬即太師忠武公李晟之子累有大功於唐焉

捧對絲綸慙悻無地拜命兢悚不知所裁臣凡賤瑣才

智略無取幸賴先臣緒業累忝國恩天澤曲流遂司節制

寄深分閭任重專征顧無將領之才謬處眾人之上豈

謂宸私軫念仁育為心需澤無涯德音屢降士眾感悅

咸思竭忠遂得潛師暗入賊境不意兇渠就戮此皆聖

謨豈敢叨天以為已力

左氏其敢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

仰荷殊造重

於邱山臣以月日上訖謹當敷宣皇化普諭聖慈綏撫

三軍又安百姓冀以塵露上荅鴻私

云云

代節使謝遷鎮表

節使公史不可考表謂務修農稼率勵遠人此在永州作

次元和九年文章後

鴻私曲臨獨越夷等祇荷明命寤寐不遑臣才非器能

謬膺仕進雖竭盡駑劣力効忠勤冀寡憊尤

憊與憊同

敢望

官達某宗皇帝不以臣儒術淺薄超授禮官尋遷正郎

遂忝符郡某皇帝不遺臣小善擢處諫曹叨承厚恩備

職藩翰顧惟瑣劣多慙負恩伏遇陛下德紹唐虞無私

庶政臣尸素歲久譴謫宜加豈冀褒昇更遷重鎮再忝

澄清之寄仍同獻替之榮將何以上荅天慈下安氓庶

臣當務修農稼率勵遠人鋤其姦慝以副勤卹無任

云

為劉同州謝上表

劉同州未詳德宗正元十八年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

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豈即此耶據為劉同州此當在京師時作次正元十六年文章後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營

田長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訖臣初奉綸言震抃無

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

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為吏有

恒懦之質惟音臣怯也懦徒卧切弱也無區處之能託跡儒門乏仲

弓南面之德語雍也可使南面委身郎署闕馮唐論將之對漢馮

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文帝謂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下鉅鹿下吾每飲食

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云云常懼叨冒清列蕪穢聖

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荐及八命作牧一麾出守拔自

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况馮翊密邇王都

古稱三輔馮翊同州郡名左馮翊石扶風京兆謂之三輔爰自近代命秩逾崇

有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皆公卿將相出入由之仰徵

甲令俯窺圖記跼蹐無地以兢以惶恩重命輕不知所

効庶當刻精運力一作刑夙夜祇勤上奉雍熙旁流愷

悌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庶幾之心慄慄增惕徒望雲而

就日喜近帝鄉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

布丹誠無任悃懇屏營之至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行立即前裴中丞也行立

安南經略使徙桂管觀察使元和十四年代桂仲武為安南都護表謂臣比臨此鎮備更夷險

故材舊壤宛在目前蓋前為安南經略今復為都護也表是時作黃賊事詳見前表

星言即駕便道之藩祇荷寵榮不敢寧息臣某爰自弱
 齡即忝推擇階緣試吏累忝清資先聖以臣粗知兵要
 俾統師徒交蠻倣擾黃賊不馴奉詔俾臣撲滅氛祲士
 衆賈勇思酬渥恩莫因此時得立微効豈謂時多疫癘
 不副憂勤知臣特深復洗瑕責夙夜感戴捐軀有期徒
 增憤勇力未從願微臣不幸釁故重重泣血摧肝載崩
 載咽陛下龍興御極寰海永清道暢八埏音禪地威加
 九域鴻私普洽靡不周泰伏蒙累垂休命遂越等夷循省
 何人過膺抽擢况臣比臨此鎮備更夷險故材舊壤宛

在目前雖則殊鄉還同衣錦量巨鼇之力未足負恩猶
 蚊蚋之微焉能報德將何以宣揚聖造撫慰疲羸唯當
 遵守詔條貶弃奸慝平勻徭賦示以義方持清淨以臨
 人守無私以奉國重修前志再勵干戈展駑駘之効音駘
臺申膺犬之用庶荒陬夷獠盡沐皇風率土生靈備聞
 斯慶微臣之志也限以云云

代韋永州謝上表

自子厚謫佐永州刺史之見本
集者六人元和元年刺史韋

公見賀改元表二三年刺史馮公見修淨土院
記元和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燕集序
及墓後誌又有刺史崔簡未上被罪見簡墓誌
集文等篇元和七年八月刺史即此所謂韋永

州也蓋表云曠牧守於再秋正言簡以罪去後無其人耳表當作於七年云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
訖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
實所備嘗過量逾涯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澤濫駕朱
輪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興襦袴之謠
况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墾乃
石田之餘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獷古切代征賦於三
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
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

切不敢違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
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答生成之造無任感恩殞越之
至

謝除柳州刺史表

諸本表首皆云伏奉三月十日

軍事守柳州刺史六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惟
資治通鑑三月乙酉除命而長曆乙酉為十四
日此云十三日豈字之誤耶後表非公之作蓋
公之為柳州正月已召至京師三月方出而表
謂蒙聖恩除替便欲裂裳裹
足赴赴京師此自可見也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眾流擢列御史陛下嗣
登寶位微臣官在禮司百寮稱賀皆臣草奏臣以不慎

交友旋及禍誣一作誣聖恩宏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

奉詔追違離十年一見宮闕親授朝命牧人遠方漸輕

不育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宣

布詔條竭盡驚蹙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間於華夷

庶荅鴻私以塞餘罪

云云

柳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
訖臣前歲以久停官秩去年蒙聖恩除替便欲裂裳裹
足趨赴京師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逮及今夏始就歸

途襄陽節度使于頓與臣早歲同官見臣當暑在道懇
留在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願伏惟陛下光被
之德道以洽於區中憂濟之勤心每徧於天下常以萬
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不遺尚延於愚貌假臣寵渥
重領方州駑駘復効於奔馳枯朽更同於華秀中謝臣聞
潢污易竭抑有朝宗之願犬馬無識猶知戀主之誠揣
分則然惟天知鑒况臣昔因左官一紀于外子牟馳心
於魏闕汲黯積思於漢庭豈非夫人獨無斯戀去就者
榮辱之主朝廷者仕進之源臣子之宜忠貞所志臣雖

心同犬馬而分比潢汚幸躡康衢意非往蹇臣之此誠
口不能諭意欲悉達文非盡言此臣所以自咎自恨復
乖志願猶冀苦心勵節上表詔條惠寡恤貧下除人瘼
恭宣皇化少咎鴻私不勝慌欣之至

慌音荒博雅云忘也

代廣南節度使舉裴中丞自代表

節度使鄭初也據細傳初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
侍郎憲宗初勵精求理細與杜黃裳同當國柄
黃裳多所闕決首建議誅惠琳斬劉闢及他制
置細譙默多無所事由是出為嶺南節度觀察
使廣州刺史故後謝出鎮表云天德荐臨遂加
台政不能翊宣明聖勅絕克渠實由臣不稱職
使此艱患伐檀興議負乘招譏皆禍咎之詞也
中丞裴公非復行立蓋自蘄州為安南經略則

所謂自某州刺史撫臨安南者若似可信然行
立自安南徙桂管未嘗為容州也細為廣南在
元和五年三月云

前件官器宇深沉天才間出爰從撫字逮於察廉所職
恪勤庶務皆勸暑安南夷獠反叛害其連帥毒痛黎人
某皇帝以其威惠茂著自某州刺史俾之撫臨夙夜經
行盡除兵器賊徒識恩黨種歸義炎荒之俗靡不底寧
後改鎮容州勲効彌顯澄清庶類邁德前修深負能名
合遷重鎮臣自惟凡懦不逮前人伏乞天恩回授某非
惟旌德是亦飾能庶微臣免尸祿之憂某獲無私之舉

奏薦從事表從事不可考表次前篇同時作

某績茂戎軒才優管記操刀必割豈謝剗犀王粲刀銘云陸剗犀

兕水截落筆不休寧慚倚馬李白與韓荊州書云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况

早登科選夙洽時譚匪唯詞藝雙美抑亦器能多適比

於流輩頗惟淹滯輒敢薦陳伏希獎錄

代廣南節使謝出鎮表作之年月及所叙事具前表

鴻霈曲臨惶駭交集捧對綸綍上音倫下音緋不知所圖中謝

臣聞蕭曹佐漢六合為家爽望匡周萬方同軌臣幸以

芻賤累忝殊榮天德存臨遂加台政不能翊宣明聖增

日月之光俾亮渠勦絕勦子小切人用康寧寔由臣不稱職

使此艱患使一作役伐檀興議詩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負乘招譏易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

之常懷覆餗之虞餗音速鼎實也敢望專征之寄獻俘未遠展

効有期希此微功上荅殊造云云

為楊湖南謝設表德宗正元十八年九月乙卯朔以太常少卿楊憑為潭州

刺史湖南觀察使癸亥賜群臣宴于馬璘山池上賦九日賜宴詩六韻賜之勅設豈亦在其時耶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設者恩榮

特殊宴飲斯及顧茲厚禮猥集微躬臣某誠懼誠慶頓
首頓首臣以多幸屬此昌時任重方隅職忝文武甘受
素食之刺知無肉食之謀以憂以惶寤寐無措豈謂鴻
恩繼至豐膳爰來陸海兼陳飴醴皆設飴音怡一作酒庶當奉
揚聖澤覃布遠人流愷樂於皇風均乳哺於赤子少陳
微効上荅殊私無任感恩欣躍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中丞武元衡也正元二
十年遷御史中丞公集

有諸史魚御史中丞壁記曰武公以厚德在位
甚宜其職遂命其屬書之明年二月則公已遷
禮部員外郎而元衡亦罷為右庶子此表當在
二十年夏作憲宗即位復以武元衡為御史中

丞則時已永
正元年冬矣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者天睽
特深時珎游降寵驚里巷恩溢圓方臣某誠喜誠懼頓
首頓首伏以含桃之羞時令攸貴禮仲夏之月天子羞
以含桃先薦寢廟
况今採因御苑分自天厨使發九霄集繁星而積耀味
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盈皆而外被恩光皆疾智才詣
二切目也
適口而中含渥澤顧慙素食彌切自公豈圖君子所先
遂厭小人之腹

謝賜時服表

此表代人作以文意考
之當是在京師時文也

祇荷寵私啓處無地臣中謝臣久忝朝行歷職無効在

苒星紀偷榮歲時不能少益聖猷以副深寄致使賊遺

君父艱難未息合處嚴憲以正國章伏以陛下恢天覆

之恩廣地載之厚不循彝典俾同冕紱重劇邱山捧戴

以入閨門空知夕惕裁縫而為衣服固可晝行內省疲

驚將何荅効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公元和十年三月出為柳州表云謬典方州又

云慙分五嶺之憂此當是在柳時作也

綸言曲臨寵服荐至跪捧殊錫慶躍交并臣

中謝臣謬

典方州効微涓滴叨承大貺榮重邱山非才忝恩俯伏

慙荷朱明啓節御府賜衣沐聖澤而溟海方深被仙衣

而鸛龜齊壽馳心向闕跼影望天跼渠足切踈不伸也慙分五

嶺之憂莫副九重之詔臣無任云云

新刊話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三十九

唐柳宗元撰

奏狀二十一首

為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

鄭相公即前鄭網也元和五年

出為廣南九年五月史載以前度南節度使鄭網為工部尚書則此狀當在元和六年七年作

右臣所部貞節坊百姓某妻產三男者臣詳究往例實謂休徵已諒事給絹三十疋充其乳養者伏以陛下勤

邱黎元感通天地靈心昭答景福已升方便億兆繁滋
區夏充_{勿音}故表詳于字育是啟運于昇平事杳化源
慶延邦本鱗羽之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維嘗叨樞近
私賀之至

為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

薛中丞戎也韓文公當聽其墓云元和十

二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此
狀當在柳州作然兩地相去遠絕况五色雲事
亦便當敷奏而公自柳
州為作奏狀亦可疑云

右臣得管内台州奏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

耆老悉皆瞻觀已奏聞并寫圖奉進者伏以景雲上瑞

王者社符煥彩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維陛下化

孚有截道洽無垠承天地之貞明導陰陽和氣遂使

紛紛郁郁自東而徂西若烟非烟一旬而至至徵諸古

諜_{音牒}事罕前聞伏乞宣付史館以昭簡冊

為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

公嘗代裴中丞謝討黃賊表在

元和十四年狀當次表後作

右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嚴訓過稱押衙譚叔向等典

黃家賊五千餘人謀為翻動雖已誅斬猶未清寧當時
 差本道同十將其至邕管界首賓州以來迎探事宜兼
 為聲援昨得十四日狀并嚴訓狀報同其黃家賊並已
 退散各歸洞穴訖伏以鼠竊狗偷非足為患陛下威靈
 遠神被化旁行遂使姦滑之謀先期而自露回邪之党
 不戮而盡夷伏恐飛章已達吉語未聞尚軫天心猶煩
 廟算臣謬居方鎮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讓監察御史狀

公拜監察御史裏行在正元十九年閏十月諸集皆載且狀首有名

銜云承奉郎新除監察史當云裏行後入吳劑之耳

右臣伏准名例律諸官與父祖諱同者不合冒榮居之
 臣祖名察躬名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禮
 律之制所不敢踰臣不勝進退惶恐之至謹詣光順門
 奉狀以聞伏聽勅旨

勅新除監察御史柳宗元祖名察躬准禮二名不偏
 諱不合辭年月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者平章事
 杜佑宣

為京兆府昭應寺九縣訴夏苗旱損狀

正元十九年自正月

不雨至于七月時京兆尹李寔也諱文王嘗上寔書云今年以時不雨者百有餘日未見赤心事上憂國如閻下者此狀竟訴早而欲蠲輸則寔仁人之心亦可概見矣然史傳謂關中天數而寔為政猛方務聚斂進奉以固恩固百姓所訴一不介意繼以是坐貶其說互相背戾如此

右臣諤領京畿已踰兩月政術無取誠懇莫伸遂使雨

澤憊時田苗微損夙夜兢懼寢食靡遑今長安一十四

縣皆准常年例全徵皆一作並其昭應寺九縣臣各得狀並

令詳審名絕隱欺謹具別狀封進臣當府夏稅通計約

二十九萬石已上據所損矜免祇當三萬石有餘恤人

則深減數非廣伏以聖慈弘貸憫念蒸黎臣忝職司不

敢不奏無任慙懼之至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

承嗣南霽雲之子七歲為嬰州別駕歷刺施涪二州元和

元年劉闢叛以無備自涪請永集有送南涪州量移豐州序云始由施州為涪州捍蜀道掠寇

敵畏不敢犯然而筆削之利以簿書校計盈縮受譴茲郡凡二歲當是元和三年赦後自永移

澧矣王承宗負恩千紀命將徂征在元和四年十月此狀公至此後作也所謂王父死節睢陽

公嘗有南公睢陽廟碑云

故某官贈某官某乙男某官某乙

右臣王父至德之歲死節睢陽陛下每降鴻恩必加褒寵臣自七歲即忝班榮垂五十年常居祿秩再守遐郡績用無成終貽官謗甘就嚴譴無以負荷先志報効殊私以慙以懼隕越無地伏見某月日勅以王承宗負恩干紀命大將徂征雷霆所加殄滅在近臣竊不自揆思忠誠願預一卒之任以答百生之幸庶得推鋒觸力摩壘搴旗冀獲盡于微臣倘不墜于遺烈躍踊之至夙夜

不寧敢希皇明俯鑒丹懇臣聞周官考藝圉子置車甲

之司

周禮夏官司馬有司甲之職其文闕焉

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之用

事詳南府君睢陽廟碑及送南涪州量移豐州序

千秋思奮于事越

漢南越傳高后時越

頗為患文景繼立乃委心歸順至武帝時其相呂嘉不欲附後武帝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辭不可故濟北

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加為害仲孺願得勇士三千人必斬嘉以報于是遣千秋入粵仲孺

期死于奔吳

西漢灌夫子仲孺吳楚反時穎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尉請夫之父孟為校尉夫以

千人典父俱時孟年老穎陰侯強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蹈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居

夫不肖隨喪歸奮曰願取義激君親名高竹帛臣雖無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

似有慕昔人雖身塗草野死而不朽披肝歷血昧死上

陳無任懇迫忠憤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農書狀貞元五年正月乙卯詔曰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攘除

雖因舊俗典眾共樂誠洽滙時任以春方發生

侯及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和同俾其昭蘇宜助

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以代正月

晦日備三令節數內外官司休假一日宰臣李

泌遂請中和節日令百百進農書司農種稔之

種上從之此狀謂奉某月日勅宜以二月一日

為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為常式者當即貞

元五年二月作所進農書諸本皆作三卷公時

蓋未第云即耕鑿舟楫引闕周官考藝國子置車甲

右伏奉某月日勅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所司進農

書永以為恒式者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倣載南

畝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于農食一作而豐

食自陛下惟新令節益勵農功既立典于可傳每陳書

而作則耕鑿之利敷帝力于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于

睿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在率下不勝幸甚前件農

書謹函封進謹奏

代人進薨器狀公集有元饒州二書在元和八年

右件瓷器等一上有瓷器若干事字並藝精埏埴制合規模稟至

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

釜之鳴黃鍾毀棄瓦釜雷鳴選注瓦釜喻庸釜之人也是稱土釧之德漢司馬遷傳堯

舜高堂三尺茅茨不剪飯土蓋獸土釧音刑以盛羹也器慙瑚璉力展切貢異器丹

奴音既尚質而為先亦當無而有用謹遣某官某乙隨

狀封進謹奏

柳州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狀公元和十年三月出為柳州六月

古亦奉元十七日到任此狀在柳州作也赦文在元和六年詳下中上書門下舉柳漢狀同

右伏准從前赦文帝叅官上後舉一人自代者伏見前

件官頗有才行長于政術久歷領南使職臣之所知敢

舉自代無任懇迫之至

上戶部狀元注云左降官員外置同正負奉料舊用戶部省元闕官錢充今請改授正官

占闕不用上件錢每年約計數萬貫此在柳州作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責之人都不釐務戶部錢是准勅

收貯不合別支又所授員外官亦非舊制宗元在永州

日見百姓庄宅公驗有司戶李邕判給處足明皆是正

官今請悉依故事為准並廢負外所至凡在貶黜授以
正負責其成功俾無虛授貯錢既免支用加數足應軍
須寔冀貸不濫分官不曠職謹奏

柳州上本府狀

元注云救兄蕩以竹刺莫果石臂
經十二日身死人莫誠禁在龍城

縣准律以佗物毆傷二十日辜內
死者各依殺人論本府謂桂管也

右奉牒准律文處分者已帖縣准牒待秋分後舉處訖
伏以慈惠化人孝弟成俗局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
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

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
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字亦可哀矜斷手方迫
于深哀周身不遑于遠慮律至無赦使司無至當之心
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况俟期尚遠稟命不遥伏
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閭境
荷慈育之恩豈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倘以律文難變使
牒以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輕賜塵黷惶戰交深謹
錄狀上奏聽處分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次前謝黃少卿賊表作孔大夫即領南節度使孔

陽中丞即容管經略使陽旻李中丞即安南都護李古也

當管奉詔典諸管齊進諸討邕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

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处分切

以天啟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

歷驗逋誅舉宗肆暴特狡兔之穴踰伏偷安憑孽孤之

丘跳踉見怪跳音迨踉音良走也以為威狐不射天網可逃侵逼

使臣隳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于舟中

史記吳起謂武侯曰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師已期于席上史記蔡澤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也謂宜四海此謂當時席上之謀蓋可以約還帥之制

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于王宮効離猷于天吏而

乃繕兵補卒增壘閑途閑一作閉正當天討之辰書天討有罪五刑五

哉更積鬼誅之罪莊子為不善乎幽間眾輕闔蟻晉殷

父嘗患耳聰聞床勇劣怒蛙韓非子云越王吳欲人下蟻動謂之牛鬪輕死也出見怒灶乃為之

之式從者曰奚敬于此織縞當強弩之初史強弩之末王曰為其有氣故也

魯編孤豚債肥牛之下債勿事同拾芥力易推枯杪忽蜂

腰虛見辱于齊斧齊側皆切突梯鼠首濫欲寄于旄頭勦絕

有時不索何獲其拱稽致命執稅忘生車甲既備于小

戎詩小戎美襄公也備其車甲以討西戎鯨鯢豈逃于誅戮左傳宣公十二年武非吾

之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竊觀上略搃帥

中权戰力義激于身心列校勢成于臂指蹶張之技盡

出于山林漢申屠嘉傳申屠嘉以材官蹶將從高祖擊

故曰拔距之材徧徵于川洞漢甘延壽傳投石拔距絕

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賞懸香餌令布疾雷

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拔軀不憊于羽檄漢高祖曰吾以羽檄

徵天下兵未有至者注檄木長三尺用徵名急則插以鳥羽示急也跋足唯俟于牙璋周

璋琢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也今月某日奏

事官米蘭迴奉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懼心洽于

萬夫勝氣橫于千里國容不入屨且入于寢門漢胡建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傳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

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

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晉家事勿開土已填于左闔

國語吳語越王勾踐將伐吳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
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攻無出外境無入內有
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夫
人送王不出屏乃問左閭填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
掃其命大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
夫亦然
告同心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必心在
公兵精食浮為日固久容府陽中丞以義烈為已任勲
襲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為家風業傳彝器並膺邦
寄克達皇威南則浮南濟師共集堂堂之陣孫子勿擊
東則橫海誓眾用成善善之功詩緇衣以明有以此鼓

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側之勇冠一方竟

就伏波之戮馬援傳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于

上典賊戰遂大破援追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推下瀨之

師呂嘉南粵相也武帝時粵主願欲內附獨呂嘉建德

反朝廷于是命路博德于伏波將軍楊僕為樓船將

軍及歸西粵侯二人為下瀨將軍共討之嘉遂與其屬

數百人亡入海人復追降之南粵乃平粵見南粵傳

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免成良畫速致殊勲雖荒徼之地
固不勞于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
寔謂揚名事須移牒隣管以成犄角舉牒者孤豚事見

左傳昭公

十三年牛雖
瘠債于豚

賀中書門下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元和十四年次前柳州賀

破東平表作

右今月三日得知進奏官某報前件賊以前月九日克就梟戮者伏以天啟聖期神資良弼必有懲討以致昇平蠢爾兇渠敢行悖亂締交于雷霆之下効逆于化育之辰逞豺心以欺天恣狼心而犯上嘉謀克叶威命旁行破竹寧比其發機走丸未喻于乘勝杜預云用兵如破竹數節之後

迎刃而解子孫序如丸之走盤

濁河清濟曾無溝洫之虞大峴琅琊不

聞涯岸之阻

峴胡典切河濟大峴琅邪皆淄青間山水名也

天兵四合賊衆屢

摧然後赦劫脇之辜許其歸復寬註誤之典期以撫循

註音

外坦皇威中感聖德雖在梟鏡豈不知歸郊祀志古者天

子祀皇帝欲一梟破鏡孔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皇帝欲絕其頤使百姓嗣皆用之方士虛誕云以歲始拔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是以未極誅鋤物使為逆者竟無有餘育也梟堅堯切

遽聞內潰鯨鯢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銷仰太陽之普照功格于天地化合于陰陽一德方繼于商書咸書

有一德克降神自同于周雅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遂使垂白遺

老再逢大寶之安措紳諸生遠期頊觀之理其特承朝

獎謬列藩臣常以突刃觸鋒未為効節膏原潤草豈足

酌恩寤寐撫心不遑寧處今則削平之際慙無尺寸之

功開泰方初徒受丘山之寵無任憤激屏營之至忭舞

歡慶倍百恒情

賀中書門下平淄青後肆赦表元和十四年次前賀克東平赦表作

右伏奉二月日德音以淄青削年慶賜大洽率土之內

抃躍無窮伏以周滅三監但明誅放之罰事詳漢平七

國更嚴斬殺之科景帝紀七國舉兵皆反乃大赦天下遣太尉周亞夫將軍竇嬰將兵擊破

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于丹徒膠西王卬皆自殺夏六月詔曰迺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誅誤吏

民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藝等與濞等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令令

汚宗未有剪覆兇渠撫存疑類威暫行而德洽誅讒及

而恩加操兵者悉獲歸休秉耒耜者更聞優復典之種食

豐以貨財疾苦盡除鰥孤咸育莖戰死之骨增以賞延

憐刃傷之肌存其廩給滌山川之舊汚申節義之餘寬

功多受三事之榮

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注云三事謂三公也

節著有十連

之寵

禮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師

較然逆順益以彰明和氣遠周罷七

甸之干羽

書堯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仁風溥暢收六月之車徒

詩六月宣王伐北也

寰海永康夷夏均慶某忝司戎旅獲奉昇平

當伊尹無恥之辰

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見咎繇

惟輕之德

書罪疑惟輕

拈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慶賀之至

國

賀中書門下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狀

元和十四年次

林

前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作

即結文之階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使團練

觀察寺使者害氣除和風遠溥

一作溥暢

裂壤既分其形勝

經野必正其提封河濟異宜海岱殊服八命作牧無聞

成福之源十國為連已蕭澄清之政眾無夜動鴉變好

音惠源豈俟于崇朝仁化寧期于代遂遂使琅玕即墨

田生無慮其異謀

史記齊愾王時田單為臨淄市掾會燕使樂毅伐破齊愾王出奔已而保

莒城燕師長駟平齊而田單安走平燕將軍尋復安平

城壞單遂東保即墨時燕既盡降時城獨莒即墨不下

俄燕昭王卒與樂毅有隙單乃縱反問于燕數出

詭計而燕果陷其術中單乃縱火牛且進軍擊之燕軍

大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
單齊故七十餘城皆歸舊
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

祝晏子嬰也事齊景公會病病期月不瘳諸侯之賓問
疾者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欵言于公者吾事鬼神賓

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蓋
誅之以辭賓子曰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

矣虽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誚君若誅于祝史修德而
後可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齊

東界也姑水尤水皆
在城南郡東南入海
恭以相公謩參禹績制出蕭規光

輔聖神永康黎猷其獲逢開泰忝守方隅抃躍之至倍

百恒品
為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次柳州賀破東平
表作裴相公度也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賀訖

某忝居末局特受深恩踊躍不寧輒復披露竊以自古

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

方邵成宣王復古之勲
謂申伯伊吉甫
方叔召伯也
吳鄧冠耿致光

武配光之業
謂漢鄧鄧禹
冠恂耿奔也
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恣心虽

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

獨契聖謩以昌鴻業廟略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萋

斐成市
萋音妻盛兒斐如
尾切分別文也
閣下秉心不惑定命弥堅討

主

淮右之兇則下車而授首服恒陽之虜則馳使而筆心

淮右謂度討吳元濟渡既平蔡乃遣華州刺史鄭叔為橫海節度使統德隸滄景等州而王承宗不敢為亂也

况師道惡稔禍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

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

加百姓豺狼感化梟鏡懷仁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

有慶四海無虞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大業

振古莫俦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

王夫神化允屬于圣君宗勳寔歸于宗袞慶賀之至倍

萬恒情

為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黃賊狀

次前謝討黃少卿賊表作

其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遇成功

之辰慙憤空積陳力之至誓死不渝伏惟仁恩終賜展

効令者中華寧謐異類服從唯此南方尚餘寇孽伏以

黃少卿革憑培塿以自固

培薄口切塿朗口切小冢也又小阜也

合莖脆

以為強

莖寸卧切脆以弱切易斷也

劫脅使臣侵暴列郡虽狐鼠之

陋無足示威而蜂蠆之微犹能害物必資剪伐方致和

平庶盡駕蹇之勞以答恩榮之重撫心踴躍夙夜不寧

私布丹誠敢恃時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為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次前卷請朝覲表作

中丞崔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瞻恋闕

庭神魂飛越頃在邕州累陳誠懇謬施進律之寵禮記有功

德于民者未遂執珪之願左傳朝聘有圭周官太宗伯

加地進律伯執躬圭相公膺賢輔全大叙彝倫中外之臣出入更踐某

自領桂管又逾再周企鸞鷺于紫霄獨無羽翼仰星辰

于黃道徒竭丹誠渾天圖天有黃赤二道禮記注疏况

正月會朝遠夷皆至周官春六歲來見要脈有期書六

服一朝國語要服者貢豈使班超之望長懸東班漢超

注云要服六歲六見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

在絕域年死首丘代焉依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

况于遠處絕域小臣能無子牟之戀空積莊子魏公子

首丘依風之思哉云云魏闕之間之上心馳乎伏乞特申微願錄受冗員微故事而不遺

車敢希容于下客一更有無任忌禱屏營之至

為南承嗣上中書下乞兩河効用狀次前請從

右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事詳南府君睢陽

州序趙推粟腹即長平死事之孤史記趙奢傳趙成

距長平時奢已死趙以其子括代之已而軍敗數十萬

之眾遂降秦秦悉坑之燕用隔五佞盡和乃壯者盡于

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大破燕何者義

軍于鄢殺栗腹遂圍燕隔五佞請和乃聽之

列之餘色氣猛厲上將効于國用下欲濟其家聲所以

憤激悽愴常思致命者也其先父死難睢陽自存簡冊

累降優詔榮及子孫爰自襁褓超昇品秩肉食廩給未

嘗暫停頃守涪州屬西蜀邁逆將致命死以盡夙心寢

戈嘗膽志願未究會刀筆之吏寘以深文首級之差今

復誰辯意以之謗不能自明馬援傳援初在交趾常餌

車中時人以為南土瑀怪意故欲以為種軍還載之

莫以聞及卒有上書誌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

犀帝怒援妻孥懼不敢以喪還舊瑩猶賴舊勳謫居樂土食人力之粟

守無事之官拳拳血誠無所陳露伏見明制興師討罪

恒莫茂爾小醜尚欲逋誅某才非古人志慕前烈願得

身當一隊効死戎行竭平生之忠懇申幽明之寃痛撫
劍心往發言涕零嘗聞漢法有奮擊匈奴者諸侯不得
擁遏又况秦相摠軍國之重定廊廟之謀固當弘獎無
所棄捐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次前柳州舉監
察御史柳漢自

伐表

右伏准元和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勅常叅官授上後三日
內舉一人以自代便具所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者今
奏請前件官自代謹連狀

為長安寺縣者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已具三
十七卷

為京北府請
復尊號表注

右某等一上更有長安縣著
壽某乙若干人字伏以生長明時游泳皇澤

鼓腹且知于帝力食毛敢忘于君恩竊見近者祥瑞所
呈周于百郡豐稔之報均于四方有以知上玄降靈誕
告嘉應彰我君文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既行鴻名未
舉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不已者也某皆陶煦純仁成

此耆老照火羽切生既無補死而何求唯願上聞帝閭復

建尊號周彰聖德以報皇慈披露血誠伏守天闕靡軀

碎骨犹生之年謹以今日詣光順門輒進奏訖奏一作伏

惟相公贊翊明主共致太平而使名號尚鬱人天失望

草野愚鄙竊有獲焉伏望敷奏之際開陳其要俾下情

允達大願克從退就泉讓樂而無恨輕贖國相伏待典

刑謹狀身安者無善表詰味亦了奏野尊號狀

奏請為京畿父老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狀謂今請詣光上門進表

當在前狀之前作

右某等幸以羸老獲覩昇平蹈舞薰風謳歌壽域譬之

草木何以報天寤寐焦勞不知所措伏見聖君臨御玄

化升聞瑞應匝于萬方匝作答切與帀同豐報同于四海神祇

注意天地傾心覺悟生人必有為者蓋以挹損徽號近

二十年盛德益光大名未復致遠迹積累幽明憤懷故

自古以來嘉瑞之至未有如今之盛者也斯乃上玄深

旨下人懇誠勤勤相符正在于此某等眷戀明時朝夕

是切唯願早復大號以契天心庶得聖政益光鴻化弥
遠遂踴躍之甚今請詣光順門進表昧死以陳氏以
侍郎道合君臣惠敷黎庶倘遂收採虞慮致貢大庭俾
草萊微誠得達萬乘非所敢望惶懼伏深謹狀

柳河東集卷三十九

禮部尚書

